

意味深长的“Burden”

赵惠俊

由于英语读者必须在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之间二选一，于是艾教授在英译易安词的时候发现将易安词中的女性主人公等同于李清照本人是值得斟酌的。这一结论意义非凡，一下子让读者看到了易安词的文本世界是五彩缤纷的。当读者面对“男子作闺音”的时候，自然会将词人与词中人分离开来，可是一旦面对女词人笔下的女性词中人，这一文体特质总被想当然地遗忘。

初识艾朗诺教授，是在2011年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纪念唐圭璋先生诞辰110周年词学研讨会上，艾教授当时报告了关于易安词从南宋至民国不断累积增多现象的研究，我方才知晓艾教授已经就李清照研究沉潜多年。也是在那次会议上第一次看到“才女之累赘”五字，当时只觉“累赘”一词格外刺眼，但也就在不明所以间忽略过去了，不想这场困惑的邂逅却是自己有幸参与艾教授这本李清照研究专著翻译工作的机缘暗示。

本书的英文原名为 *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Burden”本是一个常用词汇，

通常翻译为“负担”，但是艾教授自己将之定为相对生僻的“累赘”，我的疑惑也由此而生。随着翻译工作的不断深入，我逐渐领悟这个译名是艾教授十余年研究的深切之谈。尔后，朱刚老师又建议独标“累”字而成今之译名，更将全书在“累赘”之外的精彩一并涵盖进来。可以说，“累”或“Burden”的复杂意蕴是全书的内核，也是我在翻译与学习本书时反复思考的问题。

要说全书最明显的“Burden”意味是什么，非“累赘”莫属。“累赘”是在长期阅读接受过程中多出来的东西，它们会局限甚至拖累理解的深入，将读者引入陈说的

歧途。艾教授理据充分地论述了署名李清照的词作数量有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而新见于南宋之后词选中的易安词“基本不可靠”，这便是最易被发现的一块“累赘”。由此生发开去，“才女”头衔是更深层次的“累赘”，这是李清照被后世赋予及建构的身份，而且越来越成为李清照唯一的形象，严重拖累着李清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艾教授破除了八百余年李清照研究的遮蔽，重提被遗忘许久的常识——历史人物从来就不会是扁平的。然而光凭“累赘”并不足以概括此书丰富的成果，“Burden”最普遍的意义“负担”也是本书非常关

键的元素，指的是创作与接受过程中的焦虑心态或先设预期。艾教授充分借鉴女性主义理论，指出李清照深受性别负担所累，在各体文学创作中均抱有与男性较量抗衡的心态，从而自觉地在诗中展现阳刚气概、敏锐识见与超越传统的艺术手段。艾教授还敏锐地指出，读者承受着性别负担的另一重压力，总会在阅读过程中反复自我提示这是一位女性，从而不自觉地依照先定的性别预设去阅读、理解、想象李清照的人生与作品，传统李清照形象也就应运而生。如是可见，“才女之负担”产生了“才女之累赘”，而从“负担”到“累赘”的过

程实际上是一场“才女之层累”，“层累”当然也就是本书“Burden”意蕴中至关重要的另一环。艾教授细致地还原了层累的过程，这在李清照逝世后不久就开始发生，此后不断累积各种各样的预设场景，而与柔弱才女形象相矛盾的性格与故事则被有意识地遗忘或否定。实际上，艾教授指出的易安词由少变多问题也是一种层累，反过来又为李清照形象添砖加瓦，于是传统李清照形象在今日已经层累得异常稳定与醇厚。艾教授不仅分析了层累的过程，更在本书中坚决予以剥去，为李清照重塑了形象，尽

(下转5版) ➔

◀ (上接3版)

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数句是化用范仲淹《御街行》“纷纷坠叶飘香砌”之“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诸句，艾著以为范氏词中，愁情在女子的“眉间”(即脸部表情)与心底是同时出现的，而李词则在“眉头”与“心头”之间设置了等级顺序，意指愁情即使在脸部消失，但会留在心底，也就是愁情太浓烈，超出女主人公的掌控与应付，尽管她可掩饰面部的情感表现，给人以冷静矜持之感。较范氏词而言，其表达精微细妙，就不言而喻了。上述几例，可见艾著对李氏词的解读是有独到之处的。

艾著认为，在词的创作上，李清照只身闯入文人圈，屡遭质疑，处处碰壁，仍以出色的才华证明自己：她不仅能驾驭不同类型的男性化题材，写出足以媲美男性的上乘之作；而且，她的词富有内在而持久的魅力，这些特质与男词家们的杰作迥然不同(艾著324页)。正因如此，李清照的词也招致时人的非议，如王灼云：“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

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碧鸡漫志》卷二)一方面肯定了李氏在小词创作方面所显现出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对李氏染指女性不宜的小词创作深表不满。

接受之累

男性作家和评论者赏识李清照的词，却不能回避她的晚节是非问题。如此，则“作为女性作家典范”的李清照与“没有操守”的李清照之间的矛盾就愈加尖锐(艾著323页)，也就有了后人对李氏其人其事及其作品接受时出现的两难选择。

对其词作的接受，主要是指对李清照小词的解读。艾著认为现存最大的弊端，就是自传性的解读。长期以来，这些传统的解读，仿佛认定李氏词只能被理解为简单的第一人称叙述，只是反映了词人的私人情境(艾著169页)。因李清照词真伪杂陈，解读中就会出现以下现象：一旦被认为是原作，就会被套用李氏生平，很可能被系年，用来重构词人的身世(艾著87页)；一旦被鉴定是李氏的作品，就不会被视为平庸；一旦被

署上李氏的名姓，疑作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先的陈词滥调也被注入了新的光彩和感召力。凡此种种，是以伪历史或传记体的阅读方式来理解作品，把李氏词看成字里行间都充盈着词人自己的所思所感(艾著308页)。更有甚者，词人的身世也可能被相应地篡改，而且这类“修改”在李清照身上并不少见(艾著314页)。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于对古人作品的解读与研究中，其中或有出于标新立异等目的而强作解人。

对其形象的接受，则由于李清照生平资料罕见，其作品反而促成了其形象的形成。艾著认为这一形象的生命和推动力却是男性读者和评论家所赋予的，并将之复杂化、浪漫化，其原因在于这一形象投合了男性的审美观，他们通过编选李氏的作品使其强化。此外，男性文人还把把这个形象编入了小说轶闻，使其更加复杂精细。李清照本人促成了这个形象，但是最终的复杂与夸大版本，却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与她毫不相关的人创造和定型的，这远非词人自己所能掌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李氏的全集在南宋选家重建自己心中的词人形象之后可能就散佚了，于是选家们

建构出的李氏形象，实际上有着特别的影响力(艾著182页)。李清照在南宋时被视为晚节有失，历元明清以至近现代，在学者中就出现了承认与否定的两种态度，在否定一方成为主流观点时，要把李清照这样的女子纳入男性文人圈，就得对之美化与净化，必须对她的形象及其立场以微妙或不怎么微妙的方式加以改变，就会有重塑李氏形象的事发生，如晚清方志中，李清照传从“文苑”移至“列女”(艾著226页)，“列女”部分记载当地的女性道德英雄，李清照的形象显然就是被改造过的形象。

不论是小词的解读，还是形象的重塑，艾著指出了对李清照其人其文的研究与解读中存在的种种不是，并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看法。

艾著在研究李清照中，引入女性主义，借此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来挑战李清照的传统解读模式，针对老问题提出新方法，促使人们反思其人其文，使这部著作充满亮点。由于李清照的生平资料匮乏，存在着对前人的记载又有不能坐实的困惑，其中存在着的矛盾心理是难以消除的。元人陈世隆《宋诗拾遗》卷十一云：“李格非，字文叔，济

南人，自号易安居士。”知李格非也号易安，而李清照为格非女。陈世隆，字彦高，书前陈氏小传云：“诗文集不传，惟《宋诗补遗》八卷，《北轩笔记》一卷，彦博馆主人陶氏有其抄本云。”今存有《两宋名贤小集》，为抄本，题陈思辑，陈世隆补，此书荟萃两宋诗人小集二百四十种，《宋诗拾遗》或针对此书而言，《宋诗补遗》或即《宋诗拾遗》，只是卷数不同，当是传抄歧出。《宋诗拾遗》藏南京图书馆，为旧抄本，凡二十三卷，为海内孤本。收两宋诗人近八百，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不少诗作仅见于此书，一些小传中有关作家的行迹，也为他书所不载，文献价值颇高。其云李格非号易安居士，当有其资料来源。易安之号本于室斋名(如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打马图序》《金石录后序》等文均有易安室之称)，这个室斋名疑最初为李格非所用，后为其女李清照沿用，并作为自己的别号。如果李格非确实曾号易安居士，那么署名李易安的部分小词以及《词论》作者等的归属就成了问题，解读的困惑仍会继续，当然这并不妨碍李清照成为才女的事实。

(作者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